

荆歌 = 著



田壳虫丛书
新生代长篇小说

千古之

爱

怀着理想的青年作家深入民间采风，
找寻那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，
随着采风的深入，
现实中作家的婚姻也遭遇颠覆……



Ever Lasting love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荆歌 = 著



甲壳虫丛书

新生代长篇小说

千古之

怀着理想的青年作家深入民间采风，
找寻那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，
随着采风的深入，
现实中作家的婚姻也遭遇颠覆……

爱



Ever Lasting love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古之爱/荆歌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7

(甲壳虫丛书)

ISBN 7-80171-173-4

I. 千…

II. 荆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927 号

千 古 之 爱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汤北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03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 册

ISBN 7-80171-173-4/I·102

定价:1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与荆歌谈《千古之爱》

林舟

林舟(以下称林):《千古之爱》什么时候开始写的?

荆歌(以下称荆):好长时间了,原来叫《民间故事》,后来出版社编辑认为这名字易引起误读,才改成《千古之爱》,这是1999年开始的,写着写着就放下了,写不下去了。

林:为什么呢?

荆:因为有些事情插进来,再就是,最初想写一个起码三十万字的东西,后来因为放下来了,重新捡起来写,发现有违初衷。最后,到写成的这个样子的時候自己看一看,觉得还多少有一点意思,也相对完整,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,让小说就在这个时候结束。

林: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来写?

荆:我在文化馆工作多年,看到过许多民间传说,常常感到愤怒得很,觉得那些采风得来的东西不应该是那么回事,就想到写一个这样的小说,把那种所谓的

民间传说翻一个身，让它显得很可疑。现在你看过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效果。

林：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，但同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也应该出效果，那就是你一边叙述一个采风的结果——搜集和叙述关于孟姜女的种种民间传说，一个过去的故事；另一方面你又把说故事的人的当下的日常生活遭际穿插其间，交叉进行，这样建立了一个关于“我”和“我”的妻子孟媛的故事。我感到这后一个故事你倾注的热情应该也不小。

荆：是的，但是这个想法实际上没能很好地完成，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“初衷”的一个重要构件。当时我想把叙述者和他妻子的故事好好写一下，但又发现关于婚姻也编排不出什么太多的故事。我当初确立的大体的线索是：对孟姜女的民间故事叙述的过程，也是“我”和孟媛的婚姻走向解体的过程。

林：这样显得很人为，两个故事的如此并列的关系，你是否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对应？

荆：那当然，其实刚好就是一对反义词嘛：一方面要去寻找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和婚姻故事，一方面是婚姻爱情的脆弱和毁灭。

林：从叙述上来讲就是，一方面故事本身在消亡，另一方面现实的展示本身也在消亡着故事。这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元小说的性质，是关于小说的小说，

故事在结束的地方开始,有另一个故事等待着叙述。

荆:对。

林:在小说中,你让“我”的朋友曾剑锋以那样的方式突然死掉,结束了一段本来可能很有吸引力的故事的方式,是不是太仓促、太“粗暴”了一点?还有“我”和阿咪的故事好像也是草草收兵。

荆:曾剑锋不死掉,“我”和阿咪的故事再发展,那可能就是原先构想的三十万字的篇幅了。如果写到三十万字的话,肯定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。

林:如果那样的话,会不会“现实”这条线拉得比较长,其分量也可能会强于“传说”的一部分。

荆:那当然,这也就是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之一。可是,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,在我已经进行的文字中,采风的那一条线很快就要用完的,而且不好延长,再延长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就像掉了一只鞋,只穿着一只鞋子就不太好往前走了。于是就让现实这条线向采风这条线让步,这是一种内部的妥协,代价就是你上面提到的问题。

林:但从整体上看,是不是可以说,现在这种结果是明智的选择。

荆:是的,因此我也愿意将它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拿出来发表,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。

林:这里面有些东西你是否是有意的处理?像让

孟姜女是个小脚——而小脚大概始于魏晋，盛于宋明之际吧，让她的母亲吃斋念佛——而佛教是在汉魏时才传入中国的，万喜良读的是宋人的诗，等等。

荆：那倒不是我有意地处理成这样的，而是传说里是这样子。如果跟史实相较，那可以说，传说是不负责任的。但我要打破的不是这种东西，我不是想去揭穿传说的不符合历史实际，许多传说都是编出来的，这是大家认可的。我感兴趣的是传说的讲述本身不可信。

林：我理解你的意思，但尽管如此，当你将诸如此类的措辞，还有其间用现代流行歌词描述古人生活的地方，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些语汇也在内部瓦解着民间传说，民间传说的附会性质暴露无遗。这在客观上可能有助于你消解民间传说的话语机制。与这一点相关的一个问题是，后面写曾剑锋演绎《孟姜女》，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，他所做的，正是你想做的？

荆：可以这么说。

林：也就是说，你通过他对《孟姜女》的改写和戏说，达到消解的目的？

荆：从局部来看是这样，你可以当作戏说，但曾剑锋演绎《孟姜女》只是我的故事中的一个节点，而在总体上我的叙述方式不是戏说，跟戏说不一样。戏说主要是对观众或者读者有意义，可是我这种方式或许更主要的是对我自己有意义。戏说往往是有意识地在逗

乐,效果和手段有着高度的统一性,而在我的小说中,我所设立的不同的叙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戏说,每一个叙述者都是很投入地很当真地在说关于孟姜女的故事,他钻进去了,疯狂却不自知。

林:这些叙述者的叙述形态各不相同:有弹唱式的、有琼瑶式的、有文献考据式的;有纯情的、也有色情的;有喜剧性的、还有悲剧性的,等等,这样产生了很强烈的拼贴效果,这些各不相同、色彩斑斓的色块组合在一起,不同版本的拼凑,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博杂,展现了叙述的饱满和生机勃勃的状态,这或许正是你讲述这个故事的内在动力所在。再就是,在这些叙述者之外,作家“我”是一个静观者,同时也是调度者,他不是很投入,有点心不在焉,这与唱三弦的、阿咪、白关官的后代等人的投入状态形成了反差,这里面也寓含着叙事的张力。

荆:确实如此,这些使我在进行的过程中充满乐趣。

林:从结构上来看,你采取的两条线并置的方式实际上也并不新鲜,这在你一开始着手写的时候,是不是影响了你的叙述动力?

荆:那倒没有,我的动力在根本上不是对这种结构方式的设立,正如你所说的,这没什么新鲜感,我的动力来自于用一种喧哗的东西去颠覆过去的东西。

林：你准备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在叙述的方式上有什么顾虑没有？

荆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，如果说有的话，恐怕就是有点担心，是不是会搞成那种“寄生文本”的写作，而这种写作在李冯等人那里已经达到了极至。

林：现在来看，你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？

荆：不能说多余，它使我具备必要的警惕；但更主要的是，我将人物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叙述嵌入其中，成为相当重要的部分，这就保证了我的叙述不会滑入对过往文本的过分依赖或纯粹重构。

林：我想回到刚才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关于你对小说中的知识的态度，关于孟姜女的民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，但是在你的叙述中，它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东西。对这种东西，你觉得在进入小说的时候，除了能使小说的容量大起来（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为此搜集了很多东西），还会提供什么？

荆：这些知识——姑且按你所说的，如果全是真的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其实就是这种伪知识放在里面才有劲，特别有劲，以前我的那个《痒》，还有《为了昆虫》，都是这一类的写法，李敬泽曾经批评过我，他说像你这样写小说写到这种份儿上，要写这样的小说太方便了。他的批评也许有他的道理，但我现在仍然是在固执己见，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在卖弄或者摆布调动一种知识，

而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、不求甚解的知识，在放纵语言，放纵想象。

林：还有一种东西好像也一直是你小说的兴趣所在，即“走神”，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岔开去，无数的节点伸展出许多的枝蔓，缠绕不已。你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是否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帮助？

荆：有时候倒反而觉得是一种障碍，不可能无限制地绕下去，绕得原地打转转，向前推进的动力就弱了，甚至没有了。而在中短篇里就比较好办，绕几下就完事了。但有时候绕与不绕，好像也由不得自己。绕呢，不往前走；不绕吧，也觉得走不好。通常的情况就是，由着性子绕一阵，然后懂事一点，往前走走。

林：你在写这个长篇的时候觉得最难处理的是什么？

荆：还是后面本来想重视的现实这条线没有很好地浮出来，前面的传说这条线不够了。

林：这更像是你的遗憾，而不是你的困难。

荆：对，遗憾。但是，我想这个东西哪怕只有十万字，哪怕只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小说，我还是蛮偏爱它的。

林：还有你的小说里面写到在夷浦采风的时候，“我”和孟媛在吃面条时，孟媛无意之中说出她原来所在的越剧团的团长曾经请她吃过面条，她透露这一点

之后，“我”和她之间开始感到了某种芥蒂式的东西在两人之间存在……小说中，这个细节里包含的不确定性一直悬在那里，没有释放下来，不知道你是有意的，还是无意的？我感到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叙述者“我”和孟媛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了，没有话说了。我一直觉得这里悬而未决的东西，应该是他们婚姻情感状况中的隐伏的一个危机触点，它随时等待着一个时机发作。

荆：总要显露出来，这是我当初写作的目的之一，总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，往后问题就越来越多了。

林：但是，后来那个悬疑没有得到解释。

荆：你还一定要求我首尾呼应，是吧？

林：那倒不是。主要是因为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对两个人的冲突状态的提示，在叙述上是一次很好的调动，我是指对读者来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读者逐渐明白你在“现实”这条线上的意图，即揭示他们的婚姻爱情危机四伏的状况。你觉得这部小说里面，你写得最痛快的是什么地方？

荆：是在写孟姜女传说的色情版本的地方，我有一种破坏的快感，我甚至想象到一些孟姜女民间传说的热爱者，读到这里会不会想把我给杀了。

林：这部长篇小说里的现实这条线上，你的叙述常

常有一种顺便一刺一枪的东西,我想这可能也是你的乐趣所在吧?譬如在夷蒲的那个骆所长,还有那个在浒关遇到的老师,对他们的猥琐、阴暗的心理面目,都有尖锐的触及。

荆: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习惯,就像走路看到一个石子什么的,就顺脚踢一下。

林:在这部小说里好像并不特别有意为之,而像《毒药》就是专门写这方面的内容了,让人感到这是你的敏感所在。这是你继《粉尘》和《漂移》之后的第三个长篇,你自己觉得与前面的两个长篇相比,《千古之爱》显示出怎样的差异?

荆:这应该是第四个长篇,还有一部《陈腐的爱情》尚未出版,只在2001年的《江南》第一期发表了近十万字,当年的《上海文学》第三期用了其中的另一块,约四万字。一共是三十万字。我感到与前面的长篇相比,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一篇显露出未完成状态,再就是在技巧上更成熟一些,叙述调度的空间更大一些,我甚至想用类似的方式来写一个政治事件和人物。

林:我个人更欣赏简约、快速的叙述方式,但你的《八月之旅》还是让我感受到那种舒缓缠绕的叙述的魅力。从个人性情上来讲,我觉得你的《粉尘》可能更接近于你本人,那种回忆的状态,显示出你对普鲁斯特式的叙述的痴迷。

荆:是的,那种诗性的东西跟自己的性情特别近,但古怪得很,真去做它,却特别没劲,感到没意思。按理说,我既然偏爱那种诗人气质的东西,就应该写这类东西,可是当我端起架子来写诗的时候,却总觉得肉麻得很。我可能更喜欢写离我远一些的东西。比方说《奇婚记》,有许多人看了觉得特别残忍,这跟我这个人实际上相去甚远。我感到自己一搞抒情就可能走味,我更愿意看人家抒情。

目 录

与荆歌谈《千古之爱》	林舟 (1)
引 子	(1)
第一章	(3)
第二章	(15)
第三章	(37)
第四章	(76)
第五章	(90)
第六章	(115)
第七章	(126)
第八章	(151)
第九章	(166)

引 子

多年以前,也就是我婚后的第三年吧,我的长篇小说《民间故事》创作假的申请终于批下来了。文联的批复上说,我的构想不错,虽然题材老了些,但可以视为弘扬民族文化作贡献。批复说,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,同时向上级有关领导作了多次请示汇报,最后决定给我八个月的创作假。创作假期间我的工资由文联支付,同时文联将承担我这八个月内的部分医药费。应该说,获得了这样的待遇是不错的了。在今天时代的经济背景下,能把创作摆放到这样的位置,不说逆历史潮流而动,也是非常的不合时宜了。我应该感到荣幸。不过,批复上还说,希望我能在这八个月内,顺利完成从采访到构思、撰写、修改的全部工作,并且在字数上也提出了大致的要求,这令我多么感受到一点压力。对我来说,二十万字并不吓人,我倒是担心深入民间的采访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我当下就向孟媛流露了我的畏难情绪。我说,如果到时候完不成任务,我就很难向方方面面交待。孟媛却非常支持我。她安慰

我说，凭你的才气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到时候一定能把这部小说写好的。孟媛批评说，优柔寡断是你的老毛病了！事实证明，我一犯起这毛病来，就不可能将事情办好，到时也就免不了要吃后悔药。你不能再这么犹豫不决了，孟媛对我说，你的创作假申请打了已经快三年了，记得我们刚结婚，你就说要给文联递交这份申请，我没想到你真的把申请交上去了。你当时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啊。现在批复终于下来了，你再不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孟媛说，我可不喜欢看后悔的样子，你吃起后悔药来，那样子特别烦人。你总是把家里的气氛搅得很糟，你是个不会制造欢乐，却常常以灰色情绪影响他人的人。你像是总在熬药，孟媛这么比喻说，你总是让屋子充满了难闻的药味。

第 一 章

我知道，孟媛所以对我创作《民间故事》如此热心，这都是因为她的姓氏的缘故。刚刚结婚，我就对她说，我打算写一本有关孟姜女的书。我知道在江南一带的民间，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孟姜女的故事。如果能有机会去民间进行有针对性的采风，相信一定会感受到许多东西。当时的孟媛，对我的工作还极为陌生，她不仅不知道创作假为何物，就是连篇小说通常是多少字数都闻所未闻。她十分温柔地将她的头摆放在我的胸膛上，听我作了大致的解释后，对我说，她可不愿意给我创作假，如果我得到了创作假而独自去乡下采风的话，那她怎么办？我可不愿独守空房，她吃吃地笑着对我这么说。可是后来申请还是被我悄悄地送交上去了。其实我也不指望什么，我相信文联压根儿就没有能力来办这件事。谁知道事隔三年，一个批复居然下来了。

时过境迁，孟媛的想法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她变得十分赞成我有这个得来不易的创作假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看似有些令人不解，其实我的心里非常清